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资料汇编

(第一辑)

国内外媒体报道资料专集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中心

2007年10月

编辑说明

为配合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历史的研究，以及为“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纪念馆”提供资料支撑，我们将编辑《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资料汇编》。现整理完成了（第一辑）《国内外媒体报道资料专集》，主要收集了国内外部分媒体关于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的相关报道及文章，以供读者参考。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收集相关中外文资料，经过翻译、整理、编辑陆续编印成册。

本资料由高建编辑，李卓然、田晶、梁娜、王添翎收集并整理。井晓光、刘长江、王建学最后审定。由于时间仓促，错误遗漏之处难免，请见谅。

编 者

2007年10月30日

目 录

一、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历史介绍

- 1、探访中捷友谊厂附近新发现的二战时期英美战俘营遗址
- 2、1942—1945盟军战俘在沈阳
- 3、沈阳二战英美战俘营探秘
- 4、奉天盟军战俘营寻迹
- 5、战俘存亡录
- 6、奉天二战美军战俘营纪事
- 7、沈阳“英美战俘营”围墙后的故事
- 8、也请记住“东方奥斯维辛”
- 9、追忆60年前沈阳英美战俘营
- 10、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王建学认为——
沈阳美英战俘营是“东方奥斯维辛”
- 11、从历史深水中浮出的“东方奥斯维辛”（附图）
——记60年前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
- 12、死亡工厂“东方奥斯维辛”
——16%：惊人的死亡率
- 13、联动全国媒体重现全景抗战
- 14、三位沈阳老人接到美国表扬证书
- 15、难忘英美战俘营的抗争岁月
- 16、鲜为人知的“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
- 17、“东方奥斯维辛”从历史迷雾中走来
- 18、美国营救关押在辽源的盟军战俘
- 19、“东方奥斯维辛”从历史迷雾中显现
——二战奉天英美战俘营旧址揭秘
- 20、中国发现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
- 21、倾听历史深处的诉说（附图片1张）
- 22、历史真相永远不会褪色
——访美国二战退伍老兵仁道·爱德华兹
- 23、记忆中的二战沈阳盟军战俘集中营

二、新史料发掘

- 1、蕙工也有英美战俘营
- 2、英美战俘曾被用于细菌实验
- 3、沈阳发现二战时期英美战俘营
- 4、美战俘曾被实验鼠疫疫苗
- 5、老布什差点被日军砍头吃肉
- 6、81岁幸存战俘来沈揭秘“死亡战俘营”
- 7、死亡工厂：“东方奥斯维辛”——16%：惊人的死亡率

- 8、美英战俘营又有六大新发现
- 9、沈阳美英战俘营有九大新发现
- 10、东方“奥斯维辛”还有多少谜

——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申请开放 记者抢先探营

- 11、在沈盟军战俘曾遭“731”

——63年前侵华日军731部队在沈阳做细菌实验

- 12、越狱战俘 美国坨子 神秘地图

——沈阳大学副教授杨竞揭开二战沈阳盟军战俘营“越狱”这谜

三、二战老兵回访

- 1、美军战俘欲重温沈阳——

多部门呼吁设立遗址纪念馆

- 2、美军战俘重温沈阳连续报道——美战俘幸存者11月抵沈
- 3、幸存美军战俘重回“东方奥斯维辛”
- 4、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访问团来沈——美老兵来沈寻孙医生
- 5、60年一个梦：二战老兵重返东方“奥斯维辛”
- 6、“二战”美军战俘重游英美战俘集中营后昨日离沈
- 7、美老兵不忘沈阳人“黄瓜情”
- 8、美国二战老兵报恩沈阳人

——60年前作为战俘得到过沈阳人帮助 如今恩人辞世
老兵决定帮其孙女上学

- 9、THANK YOU 华商晨报
- 10、美“大兵”见到沈阳“恩人”
- 11、幸存者来信讲述“东方奥斯维辛”非人生活
- 12、美国老兵泪洒盟军战俘营

——老兵胸前写着“沈阳”

- 13、10位美国老兵 探访战俘营旧址
- 14、美国二战老兵回沈阳被关押地忆战俘营屈辱岁月
- 15、二战老兵重返东方“奥斯维辛”60年一个梦
- 16、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内，当年战俘忆往事

美国老兵重访“东方奥斯维辛”

- 17、美国老兵泪洒盟军战俘营
- 18、营救战俘“我很感谢中国朋友”
- 19、“愿世界远离战火的硝烟”

——美国战俘团参观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侧记

- 20、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纪念馆
- 盟军战俘重访东方“奥斯威辛”

- 21、美国老兵流泪参观“九一八”

为看展览宁愿不吃午饭 分秒必争讲述历史真相

- 22、美国老兵沈阳留手印

23、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

——二战美国老回訪沈阳盟军战俘营纪实

24、揭露日本二战所犯滔天罪行 美国老兵重回沈阳日军监狱

四、关于二战盟军战俘营址工作的保护与利用

1、建个美军战俘营纪念馆

2、美军战俘营遗址 列入沈城文物保护名单

3、二战“奉天战俘营”遗址成保护文物

4、在市文物局专家重新论证“战俘营”保护范围之前，大东区采取应急对策 警示牌紧急上岗护“围墙”

5、“战俘营原址”墙当违建拆了

“英美战俘营”围墙昨日有了最新论证结果“战俘营”最新论证结果
——围墙列为保护对象

6、Wall Memorial

——To preserve the whole site

7、昨日在美英盟军战俘营遗址保护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达成共识
力促“东方奥斯维辛”申遗

8、力促“东方奥斯维辛”申遗

9、沈阳战俘营遗址申报文物保护单位

10、中国政府将修复二战沈阳盟军战俘营

11、沈阳英美战俘营被文物部门列入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申请名录

12、美英盟军战俘营陈列馆“8·15”开放

13、“美英盟军战俘营”下月迎游客

14、“东方奥斯维辛”已经变成纪念馆恢复原貌对外开放

15、美英战俘营原址将成陈列馆

16、沈阳抗战遗迹将挂警示牌

二战英美盟军战俘营旧址经维护改造拟于8月15日开放

17、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纪念馆试展

18、美国老兵成首位“战俘营”参观者

19、辽宁七名专家递交可能性分析报告、作为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扩展项目 一沈阳盟军战俘营要申遗

20、美军战俘营“申遗”首次上“两会”

全国政协委员卢育波呼吁，把美英战俘营定为国家级文物，并支持其“申遗”

21、中国唯一一个以二战期间盟军为题材的纪念馆

——沈阳盟军战俘营纪念馆年底前开放

22、大东今年消灭二环内棚户区一中捷厂原址将变游乐场

23、5000万改造“盟军战俘营”

恢复历史原貌 以制作纪念馆用 将来可能建下沉式的纪念广场

24、市人大代表于威建议 恢复美英战俘营历史原貌

25、二战盟军战俘营开始一期改造 东方奥斯维辛要建纪念馆

26、“东方奥斯维辛”要建纪念馆

27、中捷友谊厂开拆 附近居民留影纪念

28、“中捷”旧址开拆

29、沈阳盟军战俘营将建纪念馆

年底全新亮相，占地面积 1.29 万平方米

30、美国五大电视台同播 沈阳盟军战俘营遗址受关注

五、外国媒体报道资料

- 1、The G.I.'s Were Japan's Worker Slaves. Believe It.
请相信，美国士兵曾是日本的奴隶
- 2、介绍筹建战俘集中营纪念馆情况
沈阳文化代表团到访湾区
- 3、瀋陽二戰歷史專家訪美
- 4、為完善歷史資料
瀋陽盟軍戰俘紀念館組團訪美
- 5、瀋陽戰俘集中營紀念館成員訪美
- 6、史维会协助下 联络当年战俘取 第一手资料
瀋陽戰俘紀念館來美尋史蹟
- 7、以史為鑒 還歷史本來面目
瀋陽二戰集中營舊址博物館代表團訪紐
- 8、For a Brooklyn Man, Grim Memories of a POW Camp
战俘营的可怕记忆
- 9、沈阳访团本市座谈旧址博物馆筹建事宜
回顾盟军俘虏集中营残酷历史
- 10、籌建二戰盟軍戰俘博物館 瀋陽代表團來美探訪老兵
- 11、瀋陽盟軍戰俘營紀念館來美搜資料 代表團會見倖存戰俘
- 12、瀋陽戰俘營紀念館籌建團訪華府
- 一行五人赴馬州國家檔案局搜集資料 會二戰美軍戰俘 為 9 月開館豐富史料
- 13、60 years after the march
Survivors of Bataan prisoner of war camp to gather in Pasco
死亡行军 60 年后巴丹战俘营的幸存者相聚在帕斯克
- 14、Survivors recall Bataan death march
幸存者回忆巴丹死亡行军
- 15、American POWs remember life in Japanese prison camp
美国战俘回忆在日本战俘营里的生活
- 16、Revisiting a time in hell
故地重游

一、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历史介绍

探访中捷友谊厂附近新发现的二战时期英美战俘营遗址

几段残垣，几片残存在耄耋老人记忆中的断片，他们潜藏在岁月的长河中，似乎应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不再轻易反复出任何情感的浪花，然而他们毕竟无法回避的存在着，在特定的时日涌出来，见证着那段浸血的历史。

“九一八”前夕，位于中捷友谊厂职工住宅区内的二战时期英美战俘营遗址被首次披露，一直以来少有记载的二战中日本在中国大陆关押英美战俘的内幕显露了一角。目前，记者对这一残留的遗址进行了探访。

从中捷友谊厂正门横穿一条宽马路就到了这个厂的职工住宅区，二栋三层红砖小楼在周围后间的高群中显得颇为乍眼，距随行的中捷友谊厂离休职工段风友老人介绍，这里居住的都是厂里早些年离退的老职工，居住条件没有现在的新楼好，但大家都习惯了。

战俘营原址就在这些小楼中，段老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花了一个大约东西宽四五十米、南北长百余米的矩形，他说：原来这一全都用大墙围着，以文化大革命是给扒了，就深难免还有一点儿。

“随他转到南面，果然看到在居民该的小房中有几段墙垣与众不同，其它都是红砖砌就的，而这几段墙则是白砖，虽经岁月磨蚀仍坚固异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张子明老人说：“这种白砖是用水泥和沙子夯成的，不是土烧的，战俘营的房子和大墙都用这种砖，为了防止俘虏挖洞逃跑。“两位老人还说，原来的墙有六米多高，老百姓盖房子时嫌它太高，把上边给打掉了。东南角尚有一段较为完整的墙垣，顶上有人字形的屋脊，想来大概是原战俘营的门房。

两栋二层楼的背面还有一座废弃的烟囱，也是水泥砌筑，除此之外在没有其它遗迹。即便这些，如果没有居住于此的老人们的认证，人们也绝难想象到它们会是英美战俘营的遗址。

今年以75岁的中捷友谊厂离休职工李立水老人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历史。

“我是1943年到中捷来的，那时厂名叫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生产机床。那年秋天，日本人压着一队俘虏来厂里做工，能有一百多人，都是“大鼻子”据说是从二监狱（现大北监狱）带过来的。他们每天早上来，集中在一个车间里干活儿，不懂技术的就打扫卫生，干活是由日本百人看着，不许跟中国工人接触的中午，这些人在单独的食堂吃饭，晚上就拍着大队回去。”

“后来，他们就搬到工厂附近来了，不知道是嫌二监狱远，还是因为发生了战俘逃跑事件。逃跑这事我们也是后来知道的，据说是从一个中国工人那得的地图，跑后又被抓回来，打完了到工厂认人，当时也没认出来，事后有个姓高的工人被迁扯进去，让日本人抓走了。工厂这边原来没有战俘营，日本人特意为这些大鼻子盖了这个。到这儿后警戒得更严了，战俘营的四周是稻田地，从大门到工厂大门这一路上都有1铁丝网围着，不许中国人走近。”

光复后，日本人撤退，把战俘都仍在这儿，美国人知道后就用飞机投给养，再后来亲自就给接走了……

李老那年十七八岁，记忆中的战俘营神秘而阴森，关于那里的实质有一些片段的回忆。那些大鼻子从哪里来，后来去了那里，他无从知晓。据时事推测，这里的战俘大概是从太平洋战争时期被日本俘虏来的盟军，战后都各自回国。

据传，战俘走后还曾回来过，中捷友谊厂退休的胡恩波老人讲，1998年曾来过两个过去的战俘，做着车来，还带着个翻译，“下了车就拿着照相机这么照，那么照，这一溜儿都照了，然后就找他们当年待过的楼，说是扒了，剩下的那两座不是他们住的，那个大烟囱还在……”

在战俘营附近居住的人，如今也大多不太清楚这段历史，曾经住过的人来了又走了，那一段历史也学会随岁月而渐渐湮没，留给后人的指示残垣也没有了，人们还是会记得，因为那段历史无需

见证。

《辽宁广播电视报》2000年9月1日

1942—1945盟军战俘在沈阳

〔新闻提示〕

二战期间，盟军战俘曾在沈阳（当时称奉天）被日本人强迫为劳工，细节一直鲜为人知。近日，当年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工厂担任设备运行的美国战地摄影师约瑟夫·A·派泰克的回忆录《永不再谋划》的首次发现，详细披露了这段“模糊”的历史。

尘封史实

昨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美国人约瑟夫·A·派泰克写了一部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二战期间，1942年至1945年盟军战俘在沈阳战俘营的生活，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首部以此内容为题材的回忆录。

几次越狱未遂

约瑟夫·A·派泰克是二战期间美国第228信号军的战地摄影师，也是首批与日本地面作战部队在菲律宾交战的美军，他被俘后，从菲律宾战俘营几经押转，于1942年11月被押运至沈阳战俘营。因为懂得机械制造，他被“委以重任”，参与战俘营工厂的初建设计和设备运行保养，美国空军轰炸沈阳战俘营后获释。期间，他与其他战俘受尽折磨、凌辱，曾几次越狱未遂。

亲身经历着成回忆录

约瑟夫·A·派克精通日语，比其他的战俘更能深入了解日军行为。战后，在一位精神病学家的帮助下，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成回忆录《永不再谋划》，这部共49章的回忆录中，从第13章至第49章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1942年至1945年间，盟军战俘在沈阳战俘营的生活，直至获释。其中包括“在满洲里过圣诞节”、“越狱和破坏”、“暴乱”、“斗争”、“战俘之诗”、“再见”等章节。

盟军在沈阳战俘营劳工名单露面

这部书初稿于1947年，尘封多年，直至1989年又重新整理，此前尚没有讲述盟军战俘在沈阳战俘营生活的书籍问世，这部书中真实再现了当时1408名美雷战俘和100名来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荷兰等国战俘的生活，并提供了一份所有在押战俘的名单、部队番号和地址。

战俘营有两栋宿舍

据介绍，当年的沈阳盟军战俘营位于现在的沈阳市大东区青光街一带，当年太平洋战争中，英美等盟国部分战俘曾于1942年到1945年间被日军秘密押到此地，在高干墙，铁丝风和机枪封锁下的战俘营中度过了3年的劳役生涯。

战俘开始被关押在沈阳的一所监狱里，每天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解上大卡车，行驶近半个小时到位于青光街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现在中捷友谊厂的一部分）去做工，晚上再押回监狱，后来发生了3名战俘逃跑的事件，于是便在距工厂门前不远处、当时还是一片菜地和稻田的地方，建起了一座战俘营。

战俘营东西窄、南北宽，长100米左右，宽约50米：战俘营设有三道铁丝网，分别布设在高高的围墙上、过道上、工厂周围，当年战俘营有两栋宿舍。

押往沈阳的盟军战俘有2000余人

据史料记载，二战期间，盟军数万人在马来群岛被日军所困，被迫投降，日本人盟军战俘强迫为劳工，大部分押在泰国、缅甸等地修筑铁路，还有一部分运到日本在沈阳开设的工厂从事艰苦劳动。

“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一波说，在太平洋战争初的菲律宾，美军全面溃败，当时的战俘被日军秘密押运至沈阳（当时叫奉天）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历史上被称作“丹巴之旅”。

当时押往沈阳的有名单记载的战俘达2000余人，其中美国战俘占绝大部分。这些战俘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受尽折磨和凌辱，大约有1/3的人死于非命，其中大部分为美国人，盟军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死亡率为4%，而在沈阳永远设立战俘营里的死亡率高达27%。

幸存战俘营只有1000人左右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后没几天，美军的B-29飞机飞到了沈阳上空，盟军战俘一看是自己的飞机来了，就在地面点起三堆大火做求救信号，随后就又有飞机来空投大批生活物质。

这里驻守工厂的日本兵就地向战俘们投降了，原来由日本兵押着战俘们种下的土豆，后来由战俘们押着日本兵收藏，又过一个月左右，美国的运输机飞来沈阳，把这些战俘接走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战俘们先坐火车上大连，然后乘船返国的，这时这批人只剩下1000人左右。

寻找健在战俘劳工 建立战俘纪念馆

据介绍，二战劳工问题是世界性普遍问题，至今，美国战俘劳工问题也没有解决。目前，这批战俘已经在本国向日本提起赔偿诉讼，战俘中有数名将军，其只就有怀特少将。

当年的在沈美战俘战后回国后，他们以奉天为名组织“奉天战俘联谊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延续至今。据中捷友谊厂的退休老工人说，1998年，两名当年的美军战俘曾来此拍照，那些死难战俘的家属还在热切盼望着亲人的遗骨返回故土，至于那些遇难战俘的遗骨究竟埋在哪里？这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因为许多有关战俘营的档案资料在日本人投降前就被销毁了。

“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邓永泉说，沈阳盟军战俘营遗址的保护，史实搜集工作还没有列上日程，如今，战俘营遗址已面无人非，但这段历史应被更多的人了解，邓永泉建议，寻找健在的盟军战俘，并将沈阳这所盟军战俘营建成美军（盟军）战俘纪念馆。

《辽沈晚报》2002年1月28日

沈阳二战英美战俘营探秘

沈阳市40年代曾有过日军建立的多处“英美二战战俘营”。

现已查明在沈阳至少有3处战俘营遗址，分别是沈阳市大东区青光街，原“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现中捷友谊厂）旧址、沈阳市沈河区惠工广场以东，原“满洲帆布株式会社”（现沈阳齿轮厂）旧址以及沈阳市铁西区笃工街西侧，原“满洲皮革株式会社”（现沈阳市变压器厂）旧址。

一群太平洋战争的英美等国战俘曾于1943年至1945年间被日军秘密押至沈阳，在高墙、铁丝网和机枪封锁下的战俘营中度过了两年的劳役生涯。开始他们被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里，每天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解上大卡车，行驶近半个小时到青光街去做工，晚上再押回监狱。后来发生了3名战俘逃跑的事件，于是便在工厂门前不远处当时还是一片菜地和稻田的地方，建起了一个战俘营。

据说当年被押送到沈阳的英美战俘共有1400多人，后来有400多人死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的这个战俘所里。

战俘们一日三餐吃的是用土豆、黄豆、白菜等混在一起做成的饭，按东北的叫法是“乱炖”。每人用一个大茶缸装菜，每顿发给一块黑面包，集中在一起吃饭。他们干活时穿的是连身的一套白色囚服，在左胸上还有一个标号，工作时间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

这些战俘平时在厂子里干活，星期日还得在战俘营附近开出的农田里干农活、种植蔬菜和土豆，种地时有日本兵拿枪押着。那时战俘虽然和中国工人一起干活儿，但是不许他们和中国人接触。不过细心的中国工人会发现这些人总在减少，就知道没来的人多半是死了。有时工人们看他们饿得发慌，就偷偷地给他们送点东西吃，还有的战俘偷偷用香烟换中国人的鸡蛋。

在青光街战俘们工作的车间，两头都设了岗楼，日夜有日本哨兵架着机枪在看守，整个工厂以高高的围墙包围，内部还设有两重铁丝网和一层电网，这一切都为了防止战俘逃跑，但是逃跑的事还是发生了。那是在1944年末或1945年初，3个战俘跑了，据说是跑到了满蒙边境。他们知道苏

联、蒙古是盟国。起初3个美国战俘偷偷地从口粮中攒下了一邮袋黑面包作路上干粮，在得到一张地图后，某天晚上他们从厕所便坑下爬了出去。不料好不容易走到边境时，遇到了日军的拦阻，他们用途中抢来的一支枪打死了几个日本兵，但最后还是全被抓回来了。

在原“满洲皮革株式会社”旧址，曾发生过战俘骚乱事件，抗议日本人在生活上对他们的虐待。据原制革厂的老工人讲，这批战俘虽然人数不算太多，只有几十人，但居住的只是一间仓库平房，暗无天日，并且冬天也无取暖设备，而战俘们只能躺在干草垫子上席地而睡。1944年冬天最寒冷的夜晚，战俘们饥寒交迫，索性把门窗都拆下来点火取暖，最后连草垫子都给烧了。站岗的日军却不分青红皂白，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对他们施以重刑拷打。忍无可忍的战俘们群起反抗，迫使看守日军调兵增援，有几名战俘当场被枪杀。为首闹事的几人被押送到监狱，后来因为日本人也感到这里实在难以维持，就把这些战俘全部送到别处去了。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后没几天，美军的B-29飞机飞到了沈阳上空，美国战俘一看是自己的飞机来了，就在地面上点起三堆大火作求救信号，随后就又有飞机来空投大批生活物资。这时驻守工厂的日本兵就地向战俘们投降了，原来由日本兵押着战俘们种下的土豆，现在由战俘们押着日本兵来收获。

当时有个叫约瑟夫·皮塔克的战俘，回国后写了一本名叫《别把噩梦带走》的书，介绍了这批战俘在沈阳的详细情况。

1999年9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罗琳女士一行专程赶到沈阳，采访了英美战俘营旧址和几位历史见证人。

至于那些遇难战俘的遗骨究竟在哪里？这仍然是一个不解的谜。因为许多有关战俘营的档案资料在日本人投降前就被销毁了。

《珠江晚报》2002年6月26日（摘自《军事史林》）

奉天盟军战俘营寻迹

今年“九一八”前后，沈阳（即奉天）迎来了几位美国二战老兵及其家人，他们是在美国华人社团——日本侵略史学会（以下简称“史学会”）陪同下，重访自己曾被关押近3年的盟军战俘营的。遗址寻迹，老兵们与当年同做奴工的中国工友一起，在控诉日本法西斯惨绝人寰的暴行中，揭开了一段被尘封了58年的历史，也让许多现今的沈阳人惊讶于一个事实：没想到自己身边还曾有过这样一个盟军战俘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大举进攻菲律宾群岛，近10万美菲联军虽经殊死抵抗，终因弹尽粮绝而成为俘虏。原美陆军飞行大队的罗森德说，日军在巴丹岛上随意枪杀战俘，鞭子抽、刺刀戳更是每天都有。仅在押往一个临时战俘营的途中，就有约两万战俘丧命于恐怖的“死亡行军”。

1942年10月，战俘们又被迫踏上“地狱之船”，分别被送往日本、朝鲜和中国。拥挤不堪的底舱只有2.5英尺高，战俘们“挤在里面像是罐头里的鱼”，每条船只有两个马桶，很多人患病死亡。特别是日军在战俘运送船上不做红十字标记，因而数艘船被盟军击沉，数千战俘蒙难海底。罗森德和一同来沈的爱伦所乘坐的那条船，也被美军潜水艇击中，幸因鱼雷未爆炸而逃过死劫。经历了33天煎熬，大批美英战俘被解到朝鲜釜山，随后再用火车运到奉天。

1942年11月11日，1500名首批战俘被关进了他们称之为“此生的最恨之地”的奉天盟军战俘营。当夜大雪，气温低达零下20摄氏度，从热带来到冰天雪地中的战俘们，身着单衣竟被日军用以做挨饿受冻的试验。加之日复一日的残酷毒打，一时间集中营的医院住满了战俘。数百人得了痢疾，却只有一个便盆，许多战俘不得不冒着严寒到外面去，因而患上肺炎。战俘开始成批地倒下，停尸房堆满了尸体，他们死在了第一个冬季。“史学会”副会长王鄂先生介绍，盟军战俘的死亡率在纳粹集中营为1.1%，而在日本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则高达37.4%。奉天战俘营死亡的270人中大多为美

军战俘。

1943年初，穿白色制服的日本人开始以预防传染病为由，给俘虏们打针。他们在注射之后，总是拿沾着粉末的羽毛插入战俘的鼻孔，并定时体检。有一次，五六十名战俘被注射后，不少人出现高烧、周身不适，严重的症状反复发作，其中一些人很快死去。搬运尸体的战俘发现，日军将尸体进行了编号解剖，并带走了一些人体器官。

日籍教授田中在《看不见的恐怖》一书中指出：“规模最大的战俘试验是在满洲奉天进行的，有1485个美国人、英国人……根据一位曾是731部队成员的叙述，给战俘们喝的水掺进了不同病菌，死去的人就被解剖。他还说奉天有一个制造伤寒菌和霍乱菌的炸弹工厂，这些战俘毫无疑问地被731部队用来做生化武器的效果试验。”

此次访沈的劳瑞格先生，其父在奉天曾因反抗而遭4名日军暴打，险些丧命。父亲被打针后，经常性的发烧折磨了他一生。劳瑞格发现，许多当年的战俘同他已故的父亲一样一直有病，并殃及后代。他还从日、英、美等国获得一些文件，从而坚定地认为日军在美军战俘身上做了细菌试验。劳瑞格希望中美两国受害者一起将真相公之于世，让日军所有罪恶都大白于天下。

美国一研究者说：“沈阳美军战俘的遭遇是二战中保持最久最完整的秘密。”罗森德和爱伦也有这样的忧虑：“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谁还来讲这个故事？”奉天战俘营的幸存者如今只剩100多人，对这段历史的抢救已迫在眉睫。

“史学会”给沈阳市长写信，呼吁保存战俘营遗址，并建立永久性纪念馆，让警世作用告之今世与后人。他们为弥补孩子们对历史了解的不足，还在美国一些中小学校举办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展；他们还在寻找着奉天130名失踪美军战俘的下落；还在搜寻着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更多罪证；还在支持着幸存者向日本政府和靠侵略战争发家的日本公司讨还赔偿……

总之，正义之举依然在继续着。

《中国青年报》2003年12月27日

战俘存亡录

第一集：被俘

战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统计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欧洲战区，被德国俘虏的战俘在押期间的死亡率是1.2%；而在中国沈阳的一座日军战俘营里，这里的盟军战俘的死亡率却高达16%。

1941年12月25日，对于20岁的美国远东陆军航空兵第9轰炸大队机械上士奥立佛·艾伦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离美国万里之遥的菲律宾度过圣诞节，这个圣诞令他终身难忘。

艾伦：圣诞节那天，虽然大家都在谈论着圣诞大餐上的火鸡和圣诞饰物，我们的圣诞晚餐却是两个人分用一听豆罐头。这就是我们的圣诞晚餐。

这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四年里，艾伦都要与饥饿以及更大的痛苦搏斗。

1941年12月7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10个小时，部署在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277架飞机还未升空，便被日军摧毁了多半。

此时，在地面负责维修飞机的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士、一等飞机机械师罗伯特·罗森道尔目睹了这一幕。

罗森道尔：我们的飞机都已经十分陈旧，全都被摧毁了，也没有得到新的补充，没有任何新东西。

这一胜利，对于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在后来进攻菲律宾的作战中，它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

半个月后，日本军队在菲律宾北部的林加延湾登陆并迅速发动攻击。自负的美国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中将，命令他手下两个菲律宾师在海滩上迎击并打败来犯日军。

未经充分训练、装备很差的 2 个菲律宾师在林加研湾的海滩上同本间的两个能征惯战的师团遭遇了。在日军陆海空部队的猛烈攻击下，菲律宾军队一经接触便迅速溃败。更严峻的事态还在后头，另一支 7000 人的日军在马尼拉南面的拉蒙湾登陆后，开始逼近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迈克阿瑟终于发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决定放弃马尼拉，退守到西面的巴丹半岛。

美菲部队在巴丹半岛的纳弟布山重新布置了防线。原本是航空兵的罗森代尔和艾伦也被命令拿起步枪，分别部署在这条防线的东西两翼。美菲士兵在向南方逃跑的过程中，丢掉了他们急需的大部分军需给养。指挥美军北吕宋部队的乔森那·温莱特将军后来写道：“持续的饥饿，夜以继日的热蒸气，令人望而生畏的疟疾和伤病员不断地呻吟声残酷地折磨着我们这些人。”

巴丹的陷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3 月 12 日，麦克阿瑟奉罗斯福的命令乘鱼雷艇离开菲律宾。现在，菲律宾美菲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刚刚被提升为中将的乔森那·温莱特手里，尽管他明白末日为时不远，但他还是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他走进克来吉多岛上麦克阿瑟的指挥部，并任命爱德华·金少将为巴丹前线守军司令。

金将军指挥美菲守军在巴丹半岛南面击退了日军几次登陆行动后，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灾祸。4 月初，由于日军在东南亚其他战场接连胜利，日军的两个新来增援师团到达菲律宾。4 月 3 日，日军向巴丹守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向温莱特下达了全线反攻的命令，但是，他的部队不可能服从他这种异想天开的命令。前线已经彻底崩溃。面对日军无休止的梯次进攻，金少将决定不做无谓的牺牲，1942 年 4 月 9 日清晨，他下令巴丹美军竖起白旗，并神情忧郁地告诉大家，麦克阿瑟将军不允许温莱特将军投降，是我违抗了军令，与温莱特将军无关。这一天，巴丹半岛陷落。

1942 年 4 月 9 日，巴丹半岛 7 万 5000 名美菲联军向日军投降，其中美军 12000 名。这是美军建军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也是美国 200 多年里遭遇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败！

战斗仍然在继续。日本的本间将军决心给南线战役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动用 100 门大炮包围了小小的克来吉多岛，并接连进行毁灭性炮击达三个星期之久。5 月 5 日上午 10 点钟，温莱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他这样写到：“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的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了……再见了，总统先生！”

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会俘获这么多的俘虏。

1942 年 4 月 9 日，巴丹 7 万 5 千名美菲俘虏被命令向东海岸的马里韦莱斯机场集中，然后从那里转到 106 公里外的奥德内尔战俘营。

由于此时日军尚未攻克来吉多岛上美军最后的防线，并遭到美军炮火的猛烈抵抗，所以，日军试图将这些战俘作为挡箭牌，来掩护日军的进攻。艾伦当时位于队伍的最后一排，日军命令他们原地坐下。

艾伦：克来吉多方面就射来了炮火，第一批炮火刚好打到了我们队伍的边上。这时，所有的人全都跳了起来，撒腿四下逃散。你猜怎么着？我竟然是第一个跳起来跑的人。我跑了大概有 2 英里。没有人伤亡，后来就没有再开火。一共持续了不到 5 分钟。

这次意外的死里逃生成为艾伦行军的开始。第二天，7.5 万名战俘在 1000 名日军的押运下，踏上了去往奥德内尔战俘营的路途。这次行军后来被人们称作“死亡行军”。

艾伦：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被叫起来，重新上了路，排成排，这就是死亡行军的开始，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后来被叫做死亡行军，当时只是称它为行军。

根据日军的方案，押送俘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 1000 名日本士兵押运俘虏徒步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日军野战输送部在那里准备 200 辆卡车，进行第二阶段的押送。他们将用卡车将战俘送到圣费尔南多的火车站，最后用火车将战俘运至奥德内尔战俘营。

日军野战输送部的计划看起来似乎很完善，在芭兰加到圣费尔南多的线路图上，还标有几所急救站。本间认为从马里韦莱斯徒步到芭兰加会很轻松，战俘们的口粮也等到芭兰加再发，有饥饿催

促，他们会尽快赶到预定地点。

于是，本间雅晴中将在这份“完善”的计划上签了字。

然而，战俘们在过去的5个月里，始终被饥饿和疾病所困扰，身体状况十分糟糕。食物对于他们来说，远比本间雅晴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

更重要的是，战俘们得不到水的足够补充，四月的菲律宾气温高达30多度，高温使得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由于缺水，原本虚弱不堪的战俘们陆续倒下。每一位活着的战俘都知道，水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缺水把战俘们逼到了疯狂的边沿。每到一个水井时，战俘们再也顾不上许多，战友之间为了抢水而发生的冲撞。

艾伦：我想，这样可不行，这样下去恐怕根本弄不到水，我得再想什么办法。所以，行进到下一个水井的时候，我箭一般地飞跑出去，搞到一点水以后，趁着还没有人拥挤上来，迅速离开。

战俘队伍像一条缓缓蠕动的长蛇，沿着巴丹东侧的公路向北前进，不时有零散的士兵从密林里走出来，默默地加入蠕动的队伍中。对面，道路上尘土飞扬，卡车拉着日本兵，他们是进攻克来吉多岛的。

罗森道尔：我遇到一个日本军官开着一个美国军车，他把车子陷进了一个坑，用英语叫嚷着，“我需要一个司机。”我第一个来到了他的近前，我是跑着去的。日本军官的英语讲得和我一样好。他说他去过哈佛，他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学生。现在他需要一个司机。他说，“我陷在这了。你会开这个车吗？”我说我会。我把车子倒了出了坑，拉上他一起去了他要的地方。

然而更多的人就不像罗森道尔那样幸运了。在日本士兵看来，投降的盟军战俘不应该受到优待，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军人的荣誉。于是，战俘们的灾难开始了。

艾伦：走了没有一英里远，日本兵开始窜到我们的队伍中间，并开始搜身。他们把我们的饭盒抢下来，把里面的水倒掉，用枪托把饭盒砸扁，再还给我们。他们把帽盔抢走，弄坏后扔掉。

当时，许多战俘身上都有一本《圣经》，上面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笔签名，它是军方作为礼物送给士兵的。艾伦身边也有一本。

这本圣经支撑着艾伦继续前行。战俘们顶着烈日，赤着脚板，走在滚烫的沙土路上，沿途再也没有饮水和食物，他们只能用舌头舔一下干裂的嘴唇，向前走去。

罗森道尔所遇到的日军军官是负责搜索阵亡日军尸体的，日本人把那些在巴丹战役中阵亡士兵的手指切下一截或者割下一缕头发，放到小盒子里，然后运送回日本，目的是让这些死去的灵魂能够回到故里。

“死亡行军”漫长的第一天终于结束了。

整整一夜，艾伦和同伴们都在饥饿中站立着。

第二天，天刚亮，战俘们又上路了。一切还是和第一天一样，不过艾伦有幸和一些战俘挤上了一辆卡车。

艾伦：我希望卡车能把我带到底。不过，就这么一点路程也帮了大忙了，帮了很大的忙。所帮的忙是，我没有被卷入发生在我们后面的暴行。

幸运的艾伦没有卷入后面的暴行，那么，这场暴行究竟是什么？

第二集：地狱

1942年4月11日，也就是巴丹行军开始后的第二天，对于正在行进中的菲律宾91师战俘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

艾伦：这时还是在第二天，我们从来就没有停下来给什么东西吃。夜晚的行军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就在路的中间坐了下来，这时，我开始听到后面发生的暴行。

艾伦听到的暴行就是发生在菲律宾91师战俘中的灾难。菲律宾少校皮德鲁·菲里克斯后来回忆：1942年4月11日晚上，战俘们的胳膊和脖子被日军用铁丝一个连着一个绑起来，背对着日本人。这时，皮德鲁少校要求日本人用机关枪来处决他们，或者至少让他们面对着日本人而死，但是

这些要求都被日本人拒绝了。日本军官开始用战刀砍他们的头。

艾伦：这时，我开始听到后面发生的暴行，传来各种各样的喊叫声，吼叫声，还不时传来几声枪响。是不是有人，有多少人被杀害了我不知道。

罗森道尔：他们是菲律宾人，整个一个营的人都被他们（日军）杀了。那就是我知道的，我没在现场，但是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400 名战俘只有三个人幸存。九死一生的皮德鲁少校夜里挣脱身上的绑绳，同另外两名严重受伤的菲律宾战俘爬出了丛林，被菲律宾游击队解救后，人们才知道了这场血腥屠杀的真相。

屠杀并不仅仅发生在菲律宾战俘身上。路边随处可见的战俘尸体，使得这场行军后来被冠以“死亡行军”的恶名，它和南京大屠杀、缅泰铁路事件并称为二战远东战场的三大屠杀事件。

艾伦：到了第三天，我遇见了我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来自我们的机场，过去在美国，我们就是军队中的好朋友。

艾伦遇到的朋友，一位叫亚历山大，他患上了疟疾，身体已经虚弱不堪。而他另外的一个朋友汤姆森一直在搀扶着他。

艾伦：我也上前帮助他，让他搭着我们两个人的肩膀，帮扶着他继续前行。我的身体还好的那位朋友，背包里有一些饼干和糖。他的名字叫雷伊。我说，“雷伊，能不能把你的饼干和糖吃一点？”“不，伙计，我要把它留到你最困难的时候再用。”我说，我真不知道还能什么时候会比现在困难。

罗森道尔每天还是为日本人开卡车。这中间他不能提出任何问题，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汽车里的汽油快没有了，犹豫再三，他决定告诉那名日军中士。

罗森道尔：有一天早晨，我对那个日本中士说，卡车需要加油。他到车的底板上找来一把锤子，一把圆头锤子。他把锤子的把柄伸到汽车的油箱里，然后拿了出来，把柄上显示还有这么些汽油。他说，“你不需要加油，还有油呢。他狂怒了，用锤子来打我，就用那把锤子打我，把我的头盔打了两个洞，我摔倒了。他打了我的肩膀和后背，浑身上下地打。我的身上至今还有一块淤血被身体吸收后留下的一大块白斑，是一块钙化斑，就在我的肩胛上。

艾伦和朋友沿着公路继续前行，刚走了不到两英里，又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艾伦：他们（日军）给我们施行了后来讲述这段历史时所称的“暴晒”。

“暴晒”是日军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此时，菲律宾中午的温度接近四十度。高温使得人们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这对于缺水已久的战俘们来说，更加速了死亡率的上升，许多患有疾病的战俘倒在地上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阳光中强烈的紫外线会灼伤人的皮肤，长时间、反复的暴晒令很多战俘患上了皮肤癌，以至于到了战后，他们还要忍受暴晒所带给他们的摧残和煎熬。

艾伦和伙伴进入场地时，他们被命令将身上所有的个人物品拿出来，开始接受暴晒。幸运的是，艾伦藏在身上的圣经没有被日军发现，但是汤姆森身上那个帆布背包和里面的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罗森道尔被日本人殴打后，再也不能为他们开车了。日军拦下一辆过路的卡车，让他搭上了那辆车。

罗森道尔：日本人的卡车上都有持枪的日本兵，每个卡车上都有卫兵，他们把我交给了车上的日本卫兵，车子开到了奥德内尔战俘营。

奥德内尔战俘营原来是菲律宾陆军建造的一座兵营，还没建完就因战争爆发停工。营房外设有高高的铁丝网，日本人还在周围建起木制岗亭，里面的机关枪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浑身污秽的战俘。整个营区一派荒芜。

几天后，艾伦等人也抵达奥德内尔战俘营。不幸的是，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在经历了那场暴晒之后，身体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艾伦：在那里见到了我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就是我在谈到死亡行军是说过的帮助过的那个人。我在战俘营里去看他，他说，瑞得，我要回家了。两天以后，他就死了，他死了。

在奥德内尔战俘营，罗森道尔终于吃到了一些美味，也正是这些美味保住了他那糟糕的身体，

也救了他的命。

而艾伦现在则要亲手为自己的战友挖掘坟墓了。

艾伦：我又不得不亲自去掩埋我的好朋友了。当然，这十分悲伤，可是又必须去干。他们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只是把他们埋上，就能这么干，很悲惨。

菲律宾马尼拉港 7 号码头。

1941 年，艾伦和许多年轻的美国士兵就是在这个码头登上了菲律宾的土地。然而，事隔一年之后，他们又一次来到这个码头，只不过这次他们却是作为日军的战俘而被押上日本人的轮船的。

罗森道尔：啊，我不愿意提起它。不过，没关系，我可以讲。我们被选出来后，用火车送到马尼拉，从火车站步行到 7 号码头，登上了日本人的船，1500 人挤在一个船舱里。

罗森道尔不愿回忆的那艘日本轮船叫“鸟取丸号”。1942 年 10 月 6 日，“鸟取丸”号载着几千名盟军战俘驶离马尼拉港，开始踏上一个未知的旅程。

罗森道尔：1500 人挤在一个船舱里，是一个蒸汽轮船，船上挤得再也没有什么地方了。船上黑暗闷热。我们就呆在船舱里，不许我们到甲板上去。就这么多人挤这么小的空间里。我们就住在里面，一个个像沙丁鱼一样挤在里面。

昏暗、拥挤、污浊的空气、炎热的天气，以及兼有饮水和排泄功能的马桶，这些都使种种疾病很快就开始在船舱里流行起来。

艾伦：上了船的第一天，如果你没有染过疟疾，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一会冷得打寒战，一会又发烧。总之，我染上了疟疾。我心想，太糟糕了，这才刚刚上船。

罗森道尔：当时我染的痢疾十分严重，很快就倒下了。

然而，对于战俘们来说，最恐怖的事情是船上依然没有食物。饥饿再次笼罩在每个战俘的头上。足足等待了 9 天之后，战俘们终于等来了第一顿救命的食物。

罗森道尔：食物分发的十分混乱，有的人得到一点点，有的人得到很多，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管理，没有组织，简直就是冷酷无情。

凭着舱内日渐寒冷的气温，战俘们感到“鸟取丸号”在向北行驶。突然，有一天，“鸟取丸号”船身发生了剧烈的震动。“鸟取丸号”的剧烈震动来自于一艘美国潜艇的攻击。因为日本人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在船上悬挂押运战俘的红十字旗帜标记，致使美国潜艇将其误认为日本军舰而实施鱼雷攻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运送盟军战俘的 58 艘轮船中，有 6 艘在离开马尼拉后，被盟军舰艇击沉，数以千计的战俘因此死于非命，其中死亡的美国战俘就多达 5000 余人。

然而，“鸟取丸号”这次侥幸的逃脱并没有阻挡船上的死亡。日本人不再提供足够的药品，越来越多的战俘在不断死去。

罗森道尔：我们到了台湾，有半打的人在那里死了。我不知道这些人后来的情况，他们被从船舱里抬了出去，后来怎么处置的，我不知道。

艾伦：是啊，我们在船上死了很多。不过我不知道是多少人。尸体就抛到大海里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日本人把他们丢进海里。

每天都有人在死去。“鸟取丸号”像一座巨大的“地狱之船”，缓缓地行驶在茫茫的海面上，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

这时，战俘们已经彻底绝望了，因为他们身上只有一件薄薄的夏装，即便不病死，也会被活活冻死。然而，就在“鸟取丸”号行驶到第 33 天的时候，船终于停住了。1942 年 11 月 8 日，“鸟取丸号”抵达朝鲜釜山港。

艾伦：没过多大一会，日本人扔来了成捆成捆的东西，打开一看，有皮大衣，皮帽子，皮靴，面衣，内衣，全都是新的。我们还以为战争结束了呢。

战俘们又一次被日本人押上了火车，但与菲律宾所乘坐的闷罐车不同，他们坐上了一列带有座位的客车，甚至还有了暖气。更令战俘们没有想到的是，在火车上他们竟还吃到了盒饭，这是他们

在被俘 7 个月后，第一次吃到与日本士兵同样的伙食。

罗森道尔：我们是 1942 年 11 月 11 日到达奉天的，那天是美国的一个节日，

艾伦：1942 年 11 月 11 日的晚上，我们进到了战俘营。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个日期，因为这个日子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

艾伦和罗森道尔乘坐火车的终点站是伪满州国的奉天，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奉天，这个陌生的中国城市会给这帮疲惫许久的人带来命运的转机吗？

第三集：炼狱

罗森道尔：我们到了奉天，下了火车，地面已经上冻了，天还在下雨。到处都被冰覆盖着，路上的冰有半英寸厚。

战俘们来到一个陈旧的兵营，它就是原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日本人侵入中国东北以后，就把这里变成了用来关押战俘的集中营。营区里有 10 多座营房，可供 2000 多名战俘居住。

艾伦和罗森道尔随着队伍进入了战俘营，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盟军战俘，他们是来自东南亚其它战场的俘虏，共有 1500 多名。

罗森道尔：我们站成排，站在那里呆了 2 个小时等着日本军官来讲话。他故意拖延时间，让我们呆在雨里淋了两个小时，他当时就在那里。

给战俘讲话的是日军奉天战俘营的司令——松山大佐。他对战俘们作了以下的训令：

“虽然已经 57 岁，我仍然和你们居住在同样不好的条件下，承受着各种不便而为你们操劳……，我要求你们严格遵守战俘营里的规定，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要向所有的日本士兵鞠躬敬礼！”

战俘们很快就知道松山大佐在训令中所说的“不好的居住条件”了。营房是木板订成的房子，这种结构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保温作用，但是对于 1942 年冬天这里零下 40 度的气温来说，薄薄的甚至还带有很多空隙的木板墙壁是无法阻挡住严寒的。

罗森道尔：很冷，我记得的奉天就是这样，非常冷。“太冷了（中文）”。

对于这些刚刚从炎热的菲律宾战场上转来的盟军战俘，奉天的严寒是每个人生命所要面临的严峻考验！

但是，如果能够摄取足够的热量，那么这里的寒冷还是可以应付过去的。于是，许多战俘都在想，也许日本人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热量的食物。

罗森道尔：有人拿进来一木桶，里面是满满的汤。

然而当战俘们看到汤里的内容时，他们又很快失望了。

罗森道尔：汤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有一些玉米，水和白菜，非常稀薄。我们的医生说我们每天摄入的热量也就有 800 卡。汤很稀薄。

奉天战俘营的第一个夜晚，战俘们就在寒冷的营房里饥肠辘辘地度过了。

第二天早晨 6 点钟，美国战俘司号员吹起床号，日本人开始点名。战俘们必须要学会用日语从左到右喊出自己的战俘编号。

罗森道尔：这时候，有日本人进来点名，他们叫“报数”（日语）。每个人都要报出自己的号码。必须说对，不然的话日本人会用枪、战刀或手头有的东西把你打倒，真是“速成学习”，很严厉的教育。

罗森道尔所说的日本人就是石川上尉，他是战俘营里的二号人物。从他满是横肉的脸上，战俘们感到，这会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人。先前，大家根据外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公牛”，在以后的日子里，战俘们逐渐知道这个外号的确名副其实。

在奉天战俘营里，几乎每个战俘都领教过“公牛”的凶暴。罗伯特·皮地少校是战俘营里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冒着危险偷偷写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就有很多关于“公牛”暴行的记录。

“今天早晨，我又一次目睹了一场可恶的表演，这种场面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英国陆军忠诚团第二营列兵瑞莫尔的下巴被公牛重重地打了三拳，倒在地上，又被猛踢一顿。挨打的理由是给日本

人鞠躬时没有把手中的煤筐和铁锹放下。”

然而，这种毫无来由的殴打却是日本人刑罚中最常见的一种。皮地在日记中写到：“殴打是经常的事，人们已经不把它当作不寻常的事情而记录下来。”

在日本人所有的刑罚中，真正令战俘心惊胆战的是日本人的“重营仓”，也就是单独禁闭。战俘们把它叫做“比战俘营这个人间地狱更黑暗的地狱”。

罗森道尔有一次就因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关进了禁闭室，日本人怀疑他在战俘营里搞破坏。

罗森道尔：这个小屋子是用 4X4 的木头制作的。让你站不起来，让你也躺不下。你必须从一角到另一角这样呆着。巡逻的日本哨兵不让你歇下来，用刺刀捅醒你，让你起来，一天你也别想睡一点觉。

对于罗森道尔来说，真正可怕的还是禁闭室的晚上。

罗森道尔：没有供暖，非常冷。给了两个毛毯，半盆水。到了晚上，必须把水盆放到放到毯子里或放到身边，否则如果把水忘到了外面，就冻成冰了。

冬天的禁闭室几乎要了罗森道尔的命，好在他还没有生病，身体仍旧能够抵挡一阵寒冷，就这样在煎熬中度过了 3 个昼夜后，日本人终于打开禁闭室的大门。

没有原因的开始，没有原因的结束。罗森道尔拖着麻木的双腿在日本士兵的押送下走向营房，就在这时，营房里传出了轻轻的歌声，这熟悉的歌声使他感到了一丝温暖：圣诞夜到了。他开始仔细聆听，歌声中，有人在吟颂着一首诗：

圣诞夜已经来临
来自不同国家的战俘
却在战俘营里
备受煎熬
当圣诞老人要为他们
派送节日礼物的时候
他找遍了整个地球
也不知道沈阳在哪里

饥饿依旧笼罩着战俘们。在战俘营里，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食品。但是，战俘们的伙食不仅严重匮乏，而且质量也极差。皮地少校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当天的食物有 6 卷面包（共约 0.3 公斤）、1.5 升菜汤、9 公斤猪肉，还有一些高粱米（供 1300 人用）。

日子一天天过去，整日饥肠辘辘的战俘们对脂肪和蛋白质的欲望与日俱增。这时，一条在战俘营中穿梭的野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罗森道尔：我们开始在战俘营里扑杀野狗，一些狗被战俘杀死吃掉了。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这不仅是因为附近的野狗已经不敢靠近战俘营，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战俘们意外看到一位中国老人的尸体在路上被几只野狗撕咬着……

狗肉是再也吃不成了！

饥饿和寒冷又重新席卷而来，在它们的裹挟下，疾病开始袭击战俘们了！

罗森道尔：我们很多人患上了伤寒，肺炎，脚气等病。我也染上的脚气，肿胀的很厉害。水肿退去以后，开始疼痛，疼得就像要把腿砍掉一样。

由于战俘们得的疾病很多都是传染性疾病，所以病菌在营房里迅速传播开，患病人数一度达到 800 人，超过战俘总数的一半。战俘营医院很快就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

由于缺少治疗药品，原本是普通疾病的痢疾成为致人死地的杀手。皮地在日记中写到：“日本医生的缺械少药滥竽充数，已经成为主要的抱怨对象。去年冬天，100 个痢疾病人中只有一个便盆，很多人由于不得不钻出被子冒着西伯利亚的严寒去室外上厕所，因而患上肺炎而死。”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死去。

ALLEN：第一个冬天的死亡率十分高。我们失去了很多人。有的说是 300 人，有的说是 350 人。